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举行大游行

(明慧记者德祥、雪莉美国纽约报道)九月四日,正值劳工节长周末,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曼哈顿下城华埠地区,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盛大游行活动。

杨先生手持摄像机,正在纽约的唐人街对着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拍摄,他感到很震撼,“我没想着这么多人。”这是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的一幕。当长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走过唐人街时,象杨先生这样被震撼的华人不胜枚举。

游行声势浩大

当天的游行队伍分为“大法弘传”、“中原蒙难”和“众生觉醒”三大方阵,各方阵又分为多个小方阵。从勿街夹格兰街路口出发,沿勿街,途径南窝西街,转往巴克斯特街。整个队伍声势浩大,绵延数个街区。

“大法弘传”方阵中,天国乐团、仙女队、舞龙舞狮队喜气洋洋,来自数十个国家与地区的各国学员拉着横幅,展现了法轮大法弘传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盛势。其中颇让人瞩目的是一本在两位高大的黄衫西方法轮功弟子护持下的巨型蓝缎面金字英文版《转法轮》。自法轮功一九九二年传出以来,《转法轮》一书已被译作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中原蒙难”方阵由白衣素服,手捧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像的学员组成。“众生觉醒”也是由天国乐团开道。他们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送宝》和《法轮圣王》等曲目振奋人心。

雄壮的乐声,整齐的队伍,冲破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令围观的人或震惊或赞叹,或者拿起手机相机捕捉这难逢的一瞬。

华人震撼

杨先生是几周前刚从上海出来的,他到欧洲探亲,因为亲戚要到纽约参加法轮功的游行活动,所以杨先生也特意跟着来看看。其结果让他很吃惊。“一般的人办不了这样的事情。”杨先生说,“人这么多,而且从别的国家都过来。老外挺多的,真不少。本来没想到这么多人,而且都是自费的。”

李老先生年龄已经很大了,站在路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法轮功游行队伍,直说好。

发关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的罗阿姨和郭阿姨很高兴,她们说一路上碰到很多有缘人。很多人都很明白。两位阿姨要跟她学功,要真相光盘。一位华人说,这么多法轮功啊,到处都是。另一位说,是啊,那么多美国警察保护他们,前面开路,后面跟着。罗阿姨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路人就说,这么多人炼,肯定很好,这些人看上去都很面善。

有一个男生和罗阿姨聊天,他说:中共害怕你们。法轮功的凝聚力太强了。海内外任何团体中共都可以想办法利用,唯有法轮功中共没办法利用,所以中共就要迫害你们。凡是不听中共的,它就要迫害你。

陈太太是住在中国城的老华侨,谈起法轮功游行,她说:十多年啦,每年在这里都能看到他们游行,很大的气势。你看他们,体型都很好,年轻人很多。这个功炼了身体好,他们不干涉政治,也不向你要钱,你想炼,就炼,不想炼,他们也不会拉着你。



图: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唐人街举行大游行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这些人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出自于他们的真心啊。

家住唐人街的许老先生站在路边看着法轮功的队伍,这位当年大陆刚被中共统治时就跟家人来到美国的七十六岁的老先生,看着法轮功的队伍,翘着大拇指表示:“这个游行是世界第一的。”◇

曝光

云南第二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对外称云南省禄丰县新风学校)位于距昆明市一百多公里的楚雄州禄丰县螺次镇大平坝乡。中共历来用欺骗手段为自己涂脂抹粉,媒体大肆宣传劳教所的警察如何象亲人、象教师、象医生一样的关怀、体贴、教育改造劳教人员等等骗人的鬼话,“劳教”名为人民内部最高行政处罚,实质比监狱更黑暗。有劳教人员说:宁可到监狱蹲两年,也不愿到劳教所呆一年。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就是一所人间地狱。警察把劳教人员当作牛马牲口一样对待,他们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的基本权利。三大队大队长普顺元就公开在劳教人员大会上讲:“文明管理只针对文明人,对不讲文明的,就不能讲文明。现在买只‘土鸡’(农家自养的鸡)很难,死个劳教的人很容易,买个骨灰盒就完事”。警察自称是政府,听警察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反之就是对抗政府,轻者脚踢手打,重者警绳捆绑(称扎鸡翅膀),关禁闭。

劳教所每天强迫劳教人员干奴工活,从早上七点出工到晚上十点,甚至到十二点才得收工,完不成任务的经常干到天亮;有伤有病也不让到医院诊治,逼着干活。随意克扣伙食标准,劳教人员自己养的猪、种的菜又卖给自己吃,收入是劳教所的。上级检查时搞“两菜一汤”的“自助餐”装门面,检查过后仍是水煮白菜汤,一种菜一吃就是几个月。每个大队都设有图书室、娱乐室、太阳能洗澡室、食堂储藏室各种调料应有尽有,但是全都是装门面,是应付上级检查的装饰品。上级来检查时,强行规定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若不按规定讲,就叫你穿“小鞋”,用各种方法惩罚你。劳教人员还可以用钱买工,每月交足费用就可以不用出工,用钱还可以买个好岗位,当个监督岗、守守大门,或者安排在食堂。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就成了云南省“六一零”关押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主要黑窝,十一年来先后关押了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为了创造所谓的“转化”政绩,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的信仰,进行强行“洗脑”(灌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和歪理邪说),使用的手段有:捆绑、拳打脚踢、掌嘴巴、白天泡水里、夜里到死人坟前罚站、连续几天不准睡觉、野蛮灌食、关禁闭、做奴役等等各种法西斯手段进行残酷折磨虐待;不准法轮功学员与别人交谈,二十四小时由“包夹”看守着,限制人身自由,扣压信件,不让亲人探视,随意延长劳教期等等。

一、国防技术学院电脑教师苏昆被迫害事实

苏昆,男,四十岁左右,云南省国防技术学院电脑教师,2004年12月6日因给本校学生法轮功真相光碟而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诬告,被绑架非法劳教三年。

2005年1月初,苏昆为了抗议劳教所的迫害行为就喊“法轮大法好”。随后被“包夹”(不放弃信仰的法

轮功学员每人安排二至五名吸毒者24小时看管)每天都当着警察的面勒住苏昆的脖子,将他扳翻在地,掌嘴、拳打脚踢。当苏昆向警察罗仲武指出这是违法行为时,罗仲武说这属于强制行为,没有违反规定。反而使恶人汪家林、李春永、阎轲、张建忠对苏昆更加恶毒的殴打,导致苏昆两颗门牙脱落,还不准吃早点。

2006年2月18日早上,罗仲武到农田工地查看,苏昆向其反映劳教犯人打人之事。罗不但不听解释,反而对苏昆进行推扯,于是苏昆大喊“法轮大法好”以示抗议。罗见此状,便命令劳教犯人把他拖到正在上土的拖拉机旁,强行按住并指使李绍兵、李春永使劲往他身上洒土和拳打脚踢,致使苏昆全身上下全是泥土和脚印。当时带班队长除罗仲武外还有华建炎、杨丁全警察在一旁视而不管。

2006年3月4日晚10点左右,三大队队长普顺元以及罗仲武等警察把苏昆喊出,并让两名劳教犯人拉上柴火前往离三队大门几百米处的“陈家大坟”,到达后,让苏昆在坟前保持站立姿势,并命令两名犯人监督不准他打瞌睡,要叫苏昆直到把死人喊醒才可休息。就这样苏昆在寒风中被罚站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又将苏昆拖到秧田里,泡在水中继续折磨。晚上又继续把苏昆拖到坟前体罚站立。罗仲武问苏昆:“白天还喊不喊‘法轮大法好’?”苏昆就说:“体罚不止,抗议不止!”。参与迫害的警察有:普顺元、罗仲武、苏家山、何正朝;劳教人员:邓四红、李绍兵。

二、昆阳镇古城村农民李文波遭迫害事实

李文波:男,四十三岁,昆明市晋宁县古城镇古城办事处古城村村民,于2005年2月在当地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劳教三年。在劳教所期间李文波遭到四大队大队长胡文昌,警戒科科长裘开明,四大队副大队长张开顺,一大队队长陈迎松,警察石怀林,袁向军,李武,武华祖以及恶人(包夹)王磊、黄海东、李朝雷等人酷刑折磨,导致双眼视力下降,牙齿被打掉六颗,左腿留有二十公分左右的伤疤。

三、昆明东川区拖修厂退休工人唐维武被迫害事实

唐维武:男,五十九岁,昆明市东川区拖修厂退休工人。自九九年七·二零以来,只因唐维武曾经见过李老师,辅导过别人炼功,就被抄家,2000年2月13日因和一些同修到外面炼功就被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他和其他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关进了看守所。二十多天后,公安让唐维武的妹妹保他出看守所,但是,4月24日,几个公安又将他从家里骗出,无任何理由又将他送进了东川第二看守所,关押了两个多月后,送来了一张劳教三年的通知书,就这样8月17日,唐维武莫名其妙的被非法送到了云南省第二劳教所二大队。

(转第3版)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接第2版)四、被非法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

张亮:男,五十七岁,昆明钢铁总公司龙山矿区病退职工,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

叶保福:男,五十多岁,2000年11月与妻子杨明清、女儿叶茂因抵制非法“转化班”离家出走被昆明盘龙区“六一零”、国保大队绑架后非法劳教二年,妻子被劳教二年,女儿被劳教一年。2003年因劳教期满劳教所不释放,叶保福又开始绝食一个多月,绝食期间劳教所指使医院强行灌食,强行输液折磨,致使身体明显衰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因不放弃信仰被延期三个多月。

江玉留:男,三十三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专教师。2004年7月被绑架直接送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劳教。

郭宏云:男,三十多岁,昆明安宁市人,2004年被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一大队。

王飞:男,三十多岁,2005年被昆明高新区公安绑架后送到云南第二劳教所迫害。王飞不仅被加期一个半月还遭到加大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的迫害。

普正:男,三十多岁,于2001年9月24日被昆明高薪开发区公安分局非绑架劳教二年,因不放弃信仰被延期三个多月。

张子建:男,三十多岁,河北省石家庄人。

杨林科:男、六十四岁、个旧市鸡街冶炼厂退休职工。

李先泽:男,六十九岁,澜沧县人。(原文有删节)◇

写给劳教所警察的一封信

【明慧网】我想给你讲三个外国警察的故事。

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八月十九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边境上的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还惦记着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铁丝网另一侧的自由土地。

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漏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 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

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

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

一个德国秘密警察的故事

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电影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该片讲述的是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白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

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安全局的全面监听。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着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而他所做的自然不为那个作家所知。

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年多,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

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二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

付款的时候,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守卫柏林墙的卫兵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作为一个劳教所里的警察,你也许说我们需要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在不久的将来,当中共解体、中国的柏林墙倒塌后,所有犯过罪的人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善待法轮功学员,人们会记住你。不要再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你的未来把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希望你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你的朋友:×××

2010年11月27日



我见证了法轮功的高尚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我和朋友去辽宁凌源八里堡蔬菜水果批发市场看行情。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到了市场，哎呦这个热闹，车也多人也挤。我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边问菜价边走，我一回身，朋友不见了，走散了。我忙打电话问他：你在哪？他告诉我他在批发黄瓜的门前，他捡到个包，让我快过去找他，我一听挺高兴，心想这小子挺有财运，一大早就捡到个包。

我连忙跑到批发黄瓜那儿，一看朋友拿个包在那站着，我连忙跑到他跟前说：“快给我看看里面有啥？”可朋友不让，我半开玩笑说：“我又没说见面分一半，你怕啥？”他说：“你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咱们俩谁也不能要这个包，丢东西的人会回来找的，得物归原主。丢东西的人不一定咋着急呢。”看他的表情比丢包的还着急，我说：“服了你了，那你也得看看包里有啥啊，找包的人说对了你才能还给他。”他一听也在理，我们俩打开包，里面有身份证驾驶证，还有一万两千块钱。一万两千块钱也不是小数目，说实在的，我真有点动心。我朋友看出我心思来了，给我讲失与得的关系，做好事也是积福德等等，还说假如这钱是你丢的你会啥心情？

这时一中年男子急忙跑过来喊：“谁捡到包了？”我朋友说：“大兄弟别急，我

捡到一个包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我也赶紧说：“你先说说包里都有啥？”中年男子用手擦着满脑子的汗，喘着粗气看着我们说：“一万两千块钱啊，终于找到了，谢天谢地，这包是我的谢天谢地。”他有点语无伦次，我朋友安慰他说：“大兄弟你别急，慢慢说还有啥，钱究竟是多少。”他定定神说：“还有驾驶证，身份证，钱是一万两千块。”我朋友一听说的都对，身份证照片也和他本人对上了，就把包还给他了，让他点清物品。这个中年男子看这包感动地直说：“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我以为肯定找不回来了。”随即抽出两千块钱给我朋友作为酬谢。我朋友说：“大兄弟，我不要你的钱，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好人不求回报，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早把钱拿跑了。”那人看着我朋友又看看手中的钱，半天才说出话来：“炼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天底下难找，从我丢钱到现在，我不是在做梦吧，可我总得谢谢你啊。”

我朋友安慰他：“大兄弟把钱拿起来吧，你今天碰到我是和大法有缘，因为这是每一个法轮功

修炼者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你在外跑车也不容易，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遇难呈祥。”

他如梦初醒拍拍脑袋：“嗯，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扑通跪在地上边磕头边作揖。嘴还叨咕着：“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和朋友连忙把他扶起来，我朋友给他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什么，这名男子眼中闪着感激的泪花说“退，退”。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很受感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高尚，那多好啊！

因为我俩还有别的事就和他告别了，中年男子千恩万谢的，我们走出老远，他还站那向我们挥手……

我跟在朋友的后面，感觉他是那么的高大，我紧追几步跟上了他。（文／中国大陆一名普通人）



世界各地声援八千万人退出中共



自从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奇书横空出世，引发全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以来，截至 **2010年12月10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发布三退声明的人数已经突破 **8550万**。

“三退”在中国大陆几乎是无人不知，中共目前也正在安排所谓的“后路工程”，销毁罪证，撇清责任，转移子女、资金到海外，等等。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中共如何“折腾”，其结局早已被贵州“亡共石”上那六个天然形成的大字清晰明了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亡**”。

朋友，您退了吗？◇